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四〇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通知

需要工業生產需要各種洋鐵皮，及汽油筒、煤油筒、顏料筒、罐頭筒等，請各機關部隊、學校，注意收集，送交各地貿易公司及所屬商店或興縣後勤產銷合作社，價錢面議。如蒙贈送請告後勤去取（為便於運輸除完整的汽油筒外其他鐵筒可破開壓扁）。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晉綏軍區後勤部

鳴謝啟事

頃蒙興縣四區區代表會及全體農民兄弟，以拾大石糧捐救我三區受災饑民，並幫助轉運貸糧伍拾餘大石，使貸糧能早日發到饑民手中，此種互助友愛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實為感激，謹代表我區饑民致謝。

興縣第三區政府
農會

永和長索里村幹部
以身作則推動互借
組織變工使無畜力的把地種上

（新華社呂梁電）永和四區長索里，有些群眾因沒有口糧種籽，無法進行生產。村書記張宗瑜去年打短一百多天，賺下糧食兩石多，就自動借出換出口糧種籽幫助解決。遇有詳變下工沒吃的，他就借給玉米一斗；石某分下地沒玉米種籽，他借給了五升，他又給一個難民換了玉米種籽一升，又借給二升。此外，還借給樊杲明等四人玉米五斗五升。他自己吃的玉米麥撈飯餅去，盡量節省下來幫助別人。村主任代表郭玉山借給張德貴等八人玉米五斗。在他們帶頭推動下，保農郭水成也借給貧農任合龍等四人玉米四斗。群眾口糧種籽困難解決後，即組織變工生產，使無畜力的能耕種上。樊茂明去年把牲口賣了，今年買不起牲口，即用人工變畜工的辦法，種上玉米十九畝，高粱五畝。任合龍的牲口病下了，耕種不上，農會討論由伙種完的牲口幫助他耕種了十來畝。郭其興沒有牲口，除變工耕種外，農會選幫助種了十幾畝。郭世祥、李白學、郭二狗等八人，除上午耕種外，下午變工開荒，已開了生荒熟荒三十二畝。郭玉祥、郭水成、郭久祥等五人變工鋤草，一下午鋤完黑豆五畝。現全村已將黑豆全部種上，玉米種上十分之九，穀子已下種十分之三。（賀國弼）

興縣吳兒申自然村
進行互借搶種秋田
區委員白景朋帶頭借出糧款
農會選出專人督促地富把地種上

（本報訊）興三區吳兒申自然村區委員白景朋，帶頭進行互借，拿出糧食、本幣幫助災民解決口糧。五月中旬，行政村委員會討論互借問題，該村委員趙玉孔同志回去就積極宣傳互借，並在貧僱農和農會上再三提出：「今年災荒嚴重，已經有人餓死、餓腫，咱們單靠上面不行，誰家能互借的，拿出些糧食來，咱們能吃稠的改吃稀的，幫助沒口糧的人吃到接上夏田，不要把人餓死！」區委員白景朋首先響應，他前幾天已經借出四百斤乾草，這次他又說：「咱還能借一斗粗糧，還有廿萬本幣，也拿出來買糧食，咱們要快快的救命！」（白景朋以前曾借出三斗麥籽給別人種夏田）這時中農閻世忠也馬上提出：「我也能借出三幾斗。」接着中農白俊公、趙玉清也自願借出些錢，結果共借出五斗粗糧，四十萬本幣。委員趙玉孔在會上並說明，這些借糧，到秋後保證不能像往年那樣推搪不還。同時他提出給缺糧的人幫助後，要搶種完全村的熟地（該村共有七百垧熟地，已種上五百五十七垧，其餘一百四十多垧正在搶種）。在討論分配互借糧時，大家對不好好勞動的白懷青、王建當提出批評，白懷青四口人已經吃過一石八升糧食，只種過十垧地。有人說：「咱村地數你種的少了，天天坐着不動彈！」最後大家規定，暫時借給他們每人五升糧食，他以後勞動再給，不勞動就不借給了。任三孩勞動好，一個人已種過廿多垧地，他的口糧困難，就借給他一斗五升，幫助他繼續搶種。郭年孩勞動也很好，人口又多，給他借了二斗。最後，因為有些地主吃了糧，地種得很少，大家提出怎樣叫他們把地種上的問題。還提出富農白生芳，有時到外處買賣，不在家好好生產，三個勞動力，只種了十垧地。農會決定，對這些人要強制勞動，並推選白景朋、趙玉孔負責督促他們，規定他們一天種多少地，並保證種上，個別種籽有困難的也幫助解決（趙紅財、胡也）

臨縣榆林村抽出
九石果實糧幫貧苦村

（臨縣訊）一區榆林村幫助貧苦村莊解決口糧種籽困難，榆林村長馬樹有同志下鄉到了張家溝、王家坪、馬家莊等自然村，發現有些貧苦農民缺口糧和沒有種籽，經和工作團研究，五月二十四日召開全行政村代表會議討論結果，各村無糧缺糧戶如下：張家溝五十一戶，馬家莊二十九戶，王家坪二十一戶，榆林二十五戶。會中榆林自然村代表提出，除給本村無糧缺糧戶分發四石外，願從該村鬥爭果實中拿出九石糧食，幫助張家溝四石、王家坪二石、馬家莊三石。當晚，榆林代表回村即將他在代表會所提意見，召開群眾會研究，群眾都同意這樣做。（劉生昌、劉文桂）

嵐縣又遭凍災
互調種籽搶種補種

（嵐縣訊）五月二十三、四兩日，嵐縣又遭第二次凍災。受災地區包括全縣九個區，尤以南北大川及沿嵐漪河兩岸的平坦地區為最重。受凍莊稼包括玉茭子、紅豆、黑豆、胡麻、穀子等。城關附近農民為接濟口糧種的夏田紅豆，全部凍死。全縣約計有三千垧受凍秋田需要補種。縣府當日派幹部到城關附近了解災情，並向四鄉區進行災情訪問，同時通知各區趕緊發動群眾搶種補種。一區於當天下午，即召集區農會委員緊急會議決定：（一）發動群眾在一兩天之內首先搶種、補種尚能種的糜子黑豆；（二）種籽除自己能解決外，由農會從各村果實中按需要統一調劑，坪後溝行政村向城關調劑黑豆一石五斗，王家溝行政村向坪後溝、下石溝二村調劑莜麥籽八石。當晚各委員已分頭下鄉。（江驛、陳力中）

簡訊

保德一區及二區五個溝發動群眾，將銅元、銅錢、供器及破銅爛錫等三千餘斤，送縣農會轉軍區工業部製造軍火。（孝）

山陰四、七區游擊隊戰士
歡欣轉入正規軍
村幹部保證做好優軍，男女群眾熱烈慰勞

（新華社綏蒙訊）山陰安靜城等村群眾歡送四、七區游擊隊戰士轉入正規軍。出發前，在某地群眾五相提意見。區村幹部對過去優軍工作作了檢討後，周莊村農會副主席楊玉林、安靜城村優軍委員賀占德都說：「戰士家中的生產困難我們負責解決，缺勞力的給撥了工。」附近村莊群眾並慰勞安靜城、周莊兩村共慰勞雞蛋二百個及其他日用品。婦女們連夜給趕縫了七個口袋，繡着：「送給革命戰士。」

工業部各廠職工
捐糧款救濟河西災胞
西北局邊府首長來函表揚

（本報訊）工業部所屬各單位全體職工縮食節約，捐出大批款，救濟河西災胞。為此，西北局習書記、馬副書記和邊府林、楊正副主席特來函表揚，信中說：「你們為救濟災民，自動降低生活，捐獻糧款，此種先進，革命階級友愛人民的崇高熱情，誠可表揚。」該部在節約救濟河西災民中，工人們充分發揚了階級的友愛。如某廠工人王建業，看到從邊區來的饑民，就感動的說：「我們和老百姓是血肉相關的，老百姓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馬上把歷年節省下的一百餘萬元全部交給組織，救濟災區。政治處張洪同志也把積存下的兩個金戒指捐出來；某廠五十多歲的老工人孫德昌，因為牙都掉了，廠部照顧他，讓他領出糧來買吃，一年多來節下了四十一斤小米，這次也全部捐了。工人王玉珊也捐出金戒指。某廠女統計員李玉明把小孩節省下的二十斤白麵也都捐出來，任東元同志也捐了一千萬元邊幣。據初步統計共捐獻金戒指五個，本幣一百二十六萬元，邊幣一千萬元，及其日用品、鞋子等。另外，各廠在伙食中節約糧食一萬零九百六十斤，連同私人捐的六十一斤，共一萬一千零二十一斤，現已將此糧款分別轉送救濟機關，救濟河西災胞。（周禮林）

興縣蔡家崖行政村
開展互借解決生產困難

蔡家崖行政村的春耕，截至五月十九日計，全行政村耕地面積已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未種的多是糜黍地，一般每家尚有一垧至三垧，這些地都可按時種完。但有六十戶左右（約二百五十垧以上的地）穀子還沒有全部種上，個別的只種了水坪地，山地一垧也未種。如果不進一步的具體幫助與推動，則大有荒地的可能。其沒有按時種上的原因，多數是因為自己沒有牛，又出不起牛工錢，加上口糧困難，或者有口糧時找不到牛，以後跑開口糧又誤了鋤地。

另外還有一百五十戶上下，地是可以按時種完，但在夏收前鋤草當中，因口糧困難會影響生產，因此如何使尚未種完地的按時種上，進一步保證將已種上的地鋤好鋤過，就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要解決這樣大的問題，單靠所剩不多的果實糧是困難的，必須遵照分局指示從互借互助中解決一部分問題。當工作團在五月十二日的代表委員會上初次提出互借互助時，委員們表示這個工作難做，有的說：「誰家也沒有多少糧食了，有幾家有點餘糧，也不容易借出來。」有的說：「有餘糧戶思想上還有些顧慮，就是有也不敢公開拿出來，或者不借秋後給還。」工作團因此也有些猶疑。後經幾天的調查研究，知道了除糧在一石以上的戶數雖不多，但能餘三斗五斗的人家卻不少，在這樣災荒的情況下，三斗五斗、斗二八升的集少成多，還是可以解決很大的困難。像張家梁、王家山自然村，不依靠果實糧，在本村進行一些互借，就能解決本村的困難，還有幾個村子，本村也能解決大部分困難，至於互助互借在事實上在農村中是普遍存在着，其表現形式也是各式各樣的。成仲生跑開的好一點，就幫助他弟兄仲唐、侯唐解決生產上的困難，賀有璣則幫助賀愛環賀由小的口糧，劉明珠出人工，賀加饒出牛工幫助劉世珠耕地，劉永青（富農）全家患傷寒，不能鋤地，他本族劉芝明等五戶聯合起來幫他耕未鋤上的十二垧地。崖窰頭的有牛戶，自動給移去的地主）給耕了十幾垧。張家梁李芝栗家有牛，缺人工，牛增秀就以人工和他們變工，兩家的地都能按時種上。還有些現在有牛戶給沒牛戶耕地，準備以後再還的也不少，這些事實都說法大家都容易看見，而三升二升的斗二升八的或不大公開的互助形式，那就多的很。這說明了互助互借的辦法，老百姓是習慣了的，只要在工作中加以提倡與推動是可以解決一部分困難的。（下接二版）

讀者來信

不要把「不勤勞人」的範圍擴大了

——讀神府一區二鄉救災生產報導後——

編者同志：

我讀了本報五月三十一日神府一區二鄉是怎樣進行救災生產工作的報導，我是極端滿意的。由於官僚主義的作怪，不少地方領導同志面對我邊區今天嚴重的災情，不是表現無能為力束手無策，就是一味大喊大叫，不去艱苦的、深入的去做生產救災的群眾工作，只是單純依靠上級貸糧、救濟糧來解決問題，或者是平均的把糧分撥下去就完事大吉。但王則超同志由於忠實的執行了分局生產救災的動員令，並艱苦的、深入的進行了群眾工作，從幾個報導中看，不僅增強了我們對於戰勝災荒的信心，而且把救災生產造成一種群眾運動，因而創造出生動活潑的有效辦法，對今後生產救災工作指出了一條明確的道路。

但我認為其中還有一點值得考慮的，即在第三節及第四節中是否將「不勤勞人」的範圍有些擴大了呢？是否把一些因為無地缺地，因缺乏生產資料，在災荒之年遭到嚴重困難，因而不能很好進行生產的農民也都列入不勤勞人範圍去，如在第四節中說：「韓家塔該村過去生產情緒不好，全村四二戶中，不勤勞或不很勤勞的就有十九戶」，這樣就估全村百分之三十五・七。這是否擴大了範圍？因為如果不加分析，只看現象，不看本質，或者是聽憑少數人的意見，把一些真正的貧苦農民給戴了不勤勞的帽子，因而使他們在分配貸糧或救濟糧中得不到應有的一分。當然發動群眾對於真正的游民（應該嚴格按中央一九三三年關於劃分成份上規定的標準，不能任意擴大範圍），進行群眾性的監督和管制，我是完全贊同的。另外又在第三節說：「經過這些會議以後，許多以前只是挺起眼皮等待救濟的人（意即指不勤勞的人）都動彈起來了，男的種地，女的拾柴，實現着生產自救的辦法」，這就說明了，如果都是些真正不勤勞人，那裏會轉變的這麼快呢？要不就是其中有把真正貧苦農民給戴上不勤勞的帽子。

我對神府的情況是不了解的，僅提出個人意見，請編者和王則超同志給以指正。

敬禮

張新　六月一日

岱岳市嚴禁白洋後
本幣提高市場擴大
農民出賣糧食土產都要本幣

（新華社綏蒙電）山陰岱岳市嚴禁白洋後，本幣馬上提高，市場擴大。該市農會響應嚴禁白洋的號召，將鬥爭果實中的白洋，全部交給貿易局轉化物資，解決貧苦農民口糧籽種困難。接着該市商人也開會決定嚴格遵守政府法令。這些消息傳出後，本幣馬上提高，四鄉農民莫不興奮鼓舞，連周圍縣份的農民也遠道趕來出賣糧炭等土產。平魯大乾溝農民高布德等十二人，於五月十五日趕着十頭毛驢馱着莜麥，有的潛藏的，上市出賣。陰甘莊農民劉貴年聽到岱岳市本幣吃香後，急忙借了一頭毛驢，連上自己的一頭，共馱了兩馱炭，到岱岳市賣成本幣，買下八斗高粱。後戲村僱農麥存仁老漢，賣給縣政府一口豬，原來打算要布，後看見本幣到處通用，便要求要本幣。在短短十天內山（陰）朔（縣）平（魯）右（玉）等縣邊山窮苦群眾，單用土產煤炭一項買成本幣就買回高粱四百多小石，解決了很多窮苦群眾的口糧困難，山陰平川鹽鍋上的煤炭困難也解決了，鹽的銷路也日益增多。同時因買炭買糧都用本幣，賣鹽也都要賣本幣，因此金融穩定，物價跌落。在未嚴禁白洋以前，要用七萬二千五百元本幣才能買一斗高粱，現在六萬元就可買到一斗。每疋布也比以前便宜了二萬多元。（苗春）

寧武大河堡代表會
積極領導各村群衆
解決了口糧搶種秋田

（寧武訊）大河堡行政村，在代表會領導下，積極生產救災。該村所屬崗溝村十四戶貧苦農民，為抓緊時間耕種，早上鋤的賣炭，上午突擊種地，每賣一次炭賺一斤莜麵，節省點能解決生產中的一部口糧和籽種。又一屬村梁家莊王村沒煤幣，貧農杜三旦、杜毛銓、梁楓厚等八戶，抽出四個剩餘勞力和四頭毛驢到朔縣販糧，三天一次，每人可淨賺十餘萬元。大河堡自然村農民盟九，進城學會熬硝，回村後發動熬硝，解決口糧問題。朱家溝、莊則上等六個自然村，組織大小娃娃補的賣炭，也解決了不少問題。此外，政府又貸給糜子、黑豆籽十三石三斗、山藥籽二千七百斤、莜麥籽九石、細米二十四石，解決了一大部籽種，可種地二千五百畝左右。同時，該村又分配寧縣及寧武四區農民捐助的高粱十三石、莜麵二千五百斤，解決了二百零三戶貧苦農民的部分口糧，群眾得到這些救濟，正積極趕種秋田，大河堡貧農張喜仁，四口人，去冬分下十五畝地，今春沒吃沒種，逼得四口人到寧縣討吃，這次政府給貸糧五斗八升，他就從寧縣把女人叫回來，兩口積極勞動，種上了秋田。朱家溝貧農朱麥其得到貸糧後，已種上穀物二十八畝，下剩二十畝，自己搭的賣炭種下，可全部種上。中農王從娃除自己個闊的把大部分地種上外，下剩兩塊地種不上，代表會也決定給他貸了六升糜籽，即可全部種上。對真正困難的富農也給予適當幫助，監督與鼓勵他們從事生產。麻峪村高成鎮和莊則上的齊二福仁，第一次給他們貸米一斗，結果未種地，都抽了大烟，因此，後來群眾不給他們貸糧，他們向群眾承認了錯誤，找下保人，群眾才答應貸給，由代表會保管糧食，決定將種籽給籽，不種不給，第二天高真鎮就生產起來，一天就用人拉的種了一畝多垧子。統計全行政村前些時出外討飯吃的人，現已回來六十二人，均安置的進行生產。全村僅有五十五頭牛，因缺草料已大部之下，群眾便組織人拉犁，或人牛合犋耕種，熟地改犁種為種植，解決了缺牛的困難。現全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畝土地中，已突擊下種三分之二，群眾都有信心把下空的地全部種上。（楊久良）

離石王家溝群衆
壩成水坪地百餘畝

（離石訊）一區王家溝村在按需要解決口糧後，進行挖地生產。該村在討論生產的會上，工作團宣讀了「生產獎勵辦法」，群眾即紛紛議論擴大生產，王廷奎提出河灘壩後，接着就有十三人參加，同時選出王廷奎、任茂池、王廷瑞三人領導。在四月十八日開工時，參加築壩的已有四十二人。這時群眾覺得築壩要力大，吃的飯稀頂不住，農會討論又拿出一石七斗米來解決。同時在壩地中討論出記工與賺米按工分地辦法：一、每人作工一天為一分，出力多、勞動快的由大家討論多加幾厘，一般是一天一分。二、年齡老的和小的因勞動弱，按厘計，多少由大家討論。三、去的還或不好好動彈的，要扣分數。據開始築壩的經驗，共需打大壩六條（現已築四條），小壩十二條，每條大壩需工六十個，小壩需工二十個，外堰長三百步，需工一百二十個，共計需工七百二十個，按四十二人計算，十八天即可完工。壩成後能增加一百多畝水坪地，據老年人談：今年可種宿麥三十多畝，打下糧食集體保存，作明年生產基礎。（車運遠）

崞縣上陽賈等村開發洪水渠

（崞縣訊）上陽賈村地質不好，產量很低，但如利用洪水漫地，可以逐漸改變地質，增產糧食。民國九年上，該村群眾會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開出寬一丈、深三尺、長一千二百六十餘丈的一道幹渠，在功程快要完成時，因當時負辦把持開渠的審重科等人貪污而停工中止，荒廢多年，砂土堆塞，有數段已擺平種地。今年土改後，該村群眾積極要求重開這一水渠；下陽賈、滑溝、大營、唐昌等四村，也可以利用此渠漫地，也要求開。當地政府根據群眾要求，遂召集代表會和群衆大會具體研究，確定：（一）工程方面，疏通舊幹渠，另開新支渠，計劃每個工做一丈半土方，[illegible]（二）[illegible]（三）[illegible]並決定派代表與土屯寨代表協商解決。最後經群眾民主選出七人組成水利委員會，並於五月十一日開始動工，群眾情緒很高，[illegible]每年可增產糧食[illegible]。

五寨崔家村
互調種籽耕種秋田

（五寨訊）崔家村行政村在夏種結束後，村與村調劑籽種，按種秋田。在按種秋田中間，群眾最困難的是耕牛和莜麥籽，全村一百三十八條牛，就乏下十四條，死了二條，代表會決定：從果實中抽出十二石九斗黑豆，來幫助解決牛料。莜麥種籽也是計劃從果實中抽出五十二小石來解決，可給一百二十三戶解決籽種，種一百十八垧地。因為各村果實多少不同，村與村之間互相調劑；坡底村拿出四石二斗半莜麥、二石六斗黑豆來幫助郭家溝與崔家村；張家畔拿出三石莜麥幫栗家畔，這樣一調劑，各村困難都可解決。（苗混）

更正

五月二十七日第二版「行署召集各機關緊急會議搶救災荒推動生產」一文，第十七行準備再用一二九〇石，係一一〇八石之誤。

汾西下胡峯村
畜力變工牛沒乏下
人力變工多種莊稼

（新華社呂梁訊）汾西二區下胡峯自然村人畜力組織變工，生產擴大。該村牲口缺乏草料，耕地無力。全村二十四戶有牲口的首先自動結合，用二頭牲口拉一張犁（以前均係一頭牲口耕地）的變工辦法，防止牲口乏，使耕地不受影響。同時，亦有十三個人力組織起兩個變工組，不拘形式互助生產。貧農李長富老漢說：「變工好處：多做起營生，傢具不搗手，少誤時間，衆人在一打動彈，誰也不願落在後面。」現在全村五十二戶已將莊稼全部種上，開始了夏鋤。其中二十一戶除種原有土地外，今年新開荒地一百三十八畝，生產面積較去年擴大。（劉明晃）

（上接第一版）

興縣蔡家崖行政村
開展互借解決生產困難

在十九日的代表會上，首先檢查了各村種地情形，並計算了全村可以用在救災生產上的果實糧數目，到會代表也覺得果實糧，即使可以餓不死人，但不能解決全部夏鋤中口糧的困難。為了使生產不受到影響，是必須進行互助互借的。但在代表中對發動互助互借，還有一些顧慮，覺得困難很多，沒有信心。工作團就向他們說明，我們要用種種辦法說服老百姓在自願的原則下，不拘形式不拘多少的進行互助互借，以達到既不餓死人也不荒地的目的，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接着就討論具體辦法，決定首先要向群眾說清道理，堅持說服自願，讓群眾自找對象互相幫助。如有願意借給農會或代表會再轉借出去的也好，並保證秋後一定歸還。代表們特別提到現在困難不種地的人家，除解決口糧困難外，同時還要從互助中解決耕牛的困難，而且要一戶一戶的具體解決，不然吃了糧食還是種不了地。對個別不保險能把借糧全用到生產上的人，借給的口糧，還要加以管理，勞動一天給一天的。

代表會後，各村即通過幹部會、貧農小組、農會或者臨時戶會討論進行，到二十六日的一禮拜當中，據八個村的統計，已有三十三戶借出牛，三戶借出四百多斤乾草及棉花籽，幫十八戶人家種了一百一十六垧地。如秦底、石楞子有十三戶借出牛及二十多斤草、三十斤棉花籽，幫獎保生等二戶種地十一垧。賀家溝是七戶有牛戶幫六戶沒牛戶耕地三十一垧；乾塔雙劉雙全借出二百五十多斤草給四家牛草困難的；成又唐、劉雙全等五戶的牛又幫成仲金、白文璧等五戶耕地二十二垧；旭谷溫國俊和退伍軍人老謀耕地，秋後還工錢；胡家溝陳大胡由夕耕地一垧半，白光流則借牛給陳茂孩耕二垧半；金兒上張海玉借出乾草二百斤，分給六戶缺牛草的耕地，可種三十四垧地。賀家溝賀有環、唐八兒等六戶借出粗糧二石三，解決高小子、康旺兒等六家的口糧困難，蔡家崖自然村在互借中，溫留唐（農會員，新中農）自願借出粗糧一石，他說：「今天拿出來幫助大家生產，將來能多打幾顆糧食，要不，將來他們吃不上，咱也吃的不痛快。」此外尚有二戶貧農、五戶新老中農借出粗糧一石九、棉花十五斤，交給農會，準備解決生產困難。

從以上情形來看，經過組織與推動，使互借互助以解決生產困難的辦法，在原有基礎上往前推進了一步。現在全行政村尚有將近三十戶約一百垧地還沒有把握全部種上，正在繼續開展互借互助，爭取按時全部種上而努力。

保定徐水間我軍阻擊
打退敵四個團的進犯
察東延慶之役殲敵一千八百餘

（新華社晉察冀三十一日電）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二十三日擊退由徐水、保定拚湊四個團兵力向保徐間進犯之敵。該日上午七時，我軍分別阻擊敵軍於南北常樂、常樂（距保定十里）及南堂舖、劉祥店、史各莊（徐水南十餘里）一帶，激戰至下午五時半，敵不支，狼狽竄回保定、徐水。此次戰鬥，計斃傷敵三百餘，俘五十九名，繳獲曲射砲一門、輕機槍三挺、步槍四十三支。

（新華社晉察冀三十一日電）人民解放軍五月十九日攻克察東延慶縣城之詳細戰果如下：全殲敵察省保安第二縱隊保警團、偽人民自衛隊及延慶鄉鎮主武裝共一千八百八十三人，內俘第二縱隊上校隊長焦子午以下一千四百七十三名，斃傷延慶偽縣長兼保警團長崔少全（斃）以下四百一十名，繳獲砲五門、輕機槍十七挺、衝鋒槍三支、長短槍八百九十二支、子彈四萬零五百四十餘發、糧食四十餘萬斤。

桐柏、江漢軍區我軍
收復唐河安陸兩城

（新華社中原前綫三十一日電）桐柏軍區某分區武裝一部，二十二日晨再度收復豫南的唐河縣城，擊潰土蔣魏省亭部千餘，斃傷敵三十餘名，活捉敵二團團長趙昌一以下二百餘名，繳獲步馬槍百餘支。又江漢軍區地方武裝收復鄂中的安陸縣城，守敵向雲夢逃竄。

（新華社中原前綫三十一日電）江漢軍區某分區地方武裝一部，十七日在安陸、應山間的三陂港，予敵八五師的人力輸送團及山砲營各一部以殲滅打擊。其分區地方武裝另部二十一日在隨店地區擊潰敵八五師二三旅六九團第二營營部及兩個連以上。兩次戰鬥，共斃傷敵連長以下一百七十餘名，活捉排長以下一百四十餘名，繳獲砲三門、重機槍七挺、輕機槍九挺、手提槍四支、馬槍百餘支。又鄂豫軍區某分區地方武裝一部，十四日在黃梅縣白羊嶺，殲滅黃梅偽東山鄉公所，斃傷土蔣九名，活捉土蔣聯合大隊長以下十二名，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十二支。

（新華社中原前綫二十九日電）湖北中部江漢軍區某分區地方武裝一部，十五日冒雨打下應城以北的楊家河蔣匪據點，活捉蔣記應城縣保安隊總隊附以下共十二人，斃傷匪十餘名，繳獲輕機槍兩挺、長短槍五十支、子彈五千餘發。

鄂西北及陝南地武
收復均縣城及龍駒寨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三十一日電）各地地武配合宛西解放軍作戰，迭獲勝利。鄂西北四分區地武一部，廿六日收復漢水南岸的均縣城，殲土蔣營長以下三百三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九十一支。陝南二分區地武某部，二十一日收復商南與商縣城之間要地龍駒寨。又隴海前綫我軍一部，十八日在密縣以北山地截擊狼狽逃竄之蔣匪軍一二七旅殘部，俘敵一百四十三名，繳獲輕重機槍三挺、六零小砲二門、衝鋒機槍三支、步槍三十一支。

簡訊

美鈔在蔣區現日益流行，上海的零售商甚至房租也越來越普遍的以美鈔交易。至於赴美的旅客，也必須以美金才能買到船票或者飛機票。

東北各界
電賀臨汾大捷

（新華社東北三十一日電）中共東北中央局、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日前電賀臨汾大捷。原電如下：

華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徐向前同志：

欣聞臨汾大捷，不勝興奮，這又一次證明敵人死守據點的所謂「新戰略」，也挽救不了蔣政權的最後死亡的。東北黨政軍民決再接再厲，全殲東北蔣家殘匪，解放全東北，以配合你們爭取解放全華北的偉大勝利。

東北中央局、東北軍區
五月二十五日

美共中央公告
八月初開全代大會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塔斯社紐約消息：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頃發佈訂於八月三日至六日在紐約召開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公告，公告要點如下：「未來數月中，將充滿着具大事件，美國人民將決定對世界和平具有歷史重要性的問題。這次代表大會的任務，將爲下列事項進行準備，就是使我黨在人民反對華爾街走向獨霸世界、走向法西斯主義、走向戰爭的鬥爭中，能作更多的貢獻。我們將竭力通過經濟的、政治的及選舉陣綫的鬥爭，在促進和平民主及社會進步的事業中，加强我黨及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代表大會將討論並通過中央各負責人的報告，大會將通過一般政治決議、選舉綱領及若干特殊決議，大會將討論修改黨章及改選中央委員會」。

上海民族資本家
痛斥蔣匪扼殺工商業
決心加緊團結反對，自救自保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據遲到之上海消息：滬市經濟界於三月底以「當前工商業的實際困難」爲題，召開座談會，民族資本家們對蔣匪濫發通貨、繁重的苛捐雜稅及壟斷統制等項扼殺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均表示極度憤慨與憎恨，並一致痛切斥責。他們沉痛控訴通貨的惡性膨脹，是日益加劇地在沒收着他們的固有資本，使他們無法維持單純再生產。合作五金廠經理胡叔常說：「自訂貨到交貨所得的售價，總趕不上成本，而且再也買不進原料，利潤根本談不上，但是機器業只能訂貨，還有什麼辦法呢？」漢陽手帕廠總經理許資新說：「我們廠家今天賣出貨去，明日就買不進所需同等數量的原料，因此很多工廠現在減工停工了。依我所曉得的來說，徐家匯一帶，廠家夜工現已全停止；日工一般的減少百分之三十。」對蔣匪政府瘋狂勒收的捐稅，他舉例說：「以一件紗來說，戰前納印花稅六分，而現在却要繳五十四萬元，差不多達到九百萬倍，已遠超出一般物價的倍數。」啓明七織廠副經理儲侚一對蔣匪政府的所謂「三十七年度所利得稅六倍估繳辦法」，激憤地說：「三十七年度照例是收三十六年的所得稅，現在爲了財政目的，硬叫三十七年度的所得稅先以去年的六倍估繳，這成什麼話？卅六年度的營業是一回事，三十七年度的營業又是一回事。」他特別强調指出：「現在已不是六倍不六倍的問題，而是存亡商業的問題。」「愛美科」製藥廠經理盛康年也認爲「六倍估繳，二千萬元資本的廠家往往就要負担到一億以上」。他並指出在蔣匪政府這種殘酷的扼殺政策下，該業所遭受的慘況：「本業同行在敵僞時代有六百家，現在只有三十家左右，去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虧本，即以規模較大的新亞而論，去年年底，機器幾乎都被債權人搬走。」蔣匪當局的壟斷統制操縱市場，更使民營工商業遭受慘重的打擊。對蔣匪花紗布管理委員會及中紡的統制原料，許資新說：「我們同業各單位，現在有三個月原料存量的不到百分之一、二。」上海機器廠總經理顏耀秋認爲「這樣維持下去，終有一天會逼得當經理的只好逃亡的。」興華製茶公司副總經理孫曉邨，則認爲蔣匪政府的所謂「管制」，眞像獎勵吃光運動。他解釋蔣匪政府的這些管制機關「四行、二局、四聯總處、財政部、金融管理局、輸出入管制委員會，還有經濟部、行政院，大大小小有十數個之多，凡有所請求，各大關非處處燒香不可，等到你弄定得精疲力竭，但結果，還是一點沒有。他們（指蔣匪）做不出好文章來。」最後，民族工業家們均認爲「爲了生存，只有加緊團結反對，方能自救自保。」

法兩大工會
將聯合展開增資運動

（新華社陝北卅日電）巴黎訊：爲反對舒曼當局背棄其在工資與物價間經常保持平衡的諾言，法國工人階級正在展開新的增資運動。總工會總書記佛拉商於十四日在政府雇員聯盟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我們不久將提醒政府注意此項諾言及自己規定的日期六月一日，我們代表工人階級將要求恢復一九四七年以前的工資與物價間的平衡」。這裏所說的六月一日，是法政府約許增資的日子。在此之後，總工會書記處接到基督教勞工聯盟書記處的來函，該函建議總工會與其採取聯合行動，以保衛工人的要求。此項建議，頃已爲總工會所接受。二十日，總工會書記處的覆函，提出「提交政府的基本要求中，應包括增加工資百分之廿，增加年金與津貼以及當物價上漲百分之十時工資亦須自動提升」。上述消息之公佈，不啻爲對法國政府之最後通牒，驚慌的舒曼內閣，乃亟謀應付法國工人階級此一行將到來的增資鬥爭。法新社二十日電透露：「消息靈通方面斷言，法政府爲避免使業已混亂的政治局勢複雜化起見，已決定自六月一日起，法國一切工人均增資百分之八至十」。二十二日，舒曼更親自發表聲明，宣佈麵包配給量，將自二百公分增加到二百五十公分（約合中國市秤半斤），但他却未指出從何日開始實行。

蘇勞動報
論美英間現存鬥爭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勞動報」在題爲「美國與英國」一文中，詳述美英之間現所存在的尖銳鬥爭。該文稱：在美國政治性著述中說道：「大英帝國崩潰的速度，可能較美國所能填充這種眞空的速度來得更快。」美國對此問題焦慮不安，換言之，即美國害怕大英帝國的遺產會逃脫它的掌握。該文回溯稱：美國獨裁資本正加强對英帝國的壓力，在「自由貿易」的煙幕下，力圖完全摧毀帝國特惠制，撤消英國關稅壁壘，以便爲美國資本掃清前進的障礙。

美國對英帝國的衝擊，絕不僅限於經濟方面，美國擭取了英國散處全球的軍事基地，奪去了英國的海上霸權。戰前英國商船總噸數爲一千七百萬噸，美國爲一千二百萬噸，至一九四七年，英國商船總噸數爲一千六百萬噸，而美國却達到四千六百萬噸。戰前英國海軍艦隊的總噸數是一百二十萬噸，美國是一百萬噸，而在一九四七年，美國艦隊總噸數是三百八十萬噸，英國却只有一百五十萬噸。美國資本正力圖將英國完全逐出西半球的美洲，美國軍隊根據一年前的美加協定，可以使用加拿大的軍事基地。美參衆兩院議員，會一再要求英國將其西印度羣島之屬地讓與美國，作爲財政援助的條件。

英國認爲：「英近東帝國」的建立，是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收獲，但如今美國資本企圖將英國逐出這一陣地。美國已打破英國石油公司在那裏的壟斷地位，在攫取了沙特阿拉伯的全部石油特權，英國甚至被迫放棄它在伊朗石油資源中的很大部份。目前英國雖仍控制中東、近東石油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六，但美國也控制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六。該文結語稱：在英美合作的招牌後面，英美正在近東進行緊張的鬥爭。

捷克大選中
民族陣綫將產生全部議員
反對派無羣衆擁護沒有提出候選人

（綜合塔斯社布拉格訊）捷克大選運動正蓬勃展開中，選舉定於本月卅日舉行。民族陣綫各政黨社團提出的統一候選人名單，已於十日候選人提名截止後正式公佈，包括工人、職員、農民、手工業者、教員、醫生、作家等各業勞動人民代表九百二十人，其中捷克七百七十人，斯洛伐克一百五十人。由於各反對派在各選區都沒有得到提名必需的一千公民的連署申請，他們連一個候選人也沒有提出來，因此，全部三百名議員俱將在民族陣綫的候選人中產生。但爲保障一切公民自由表示其意志起見，不贊成者得投空白票。全部選民名單亦經議會中央選舉委員會於十五日最後通過。全國登記選民共八百萬零五千八百七十七名，其中捷克選民六百零九萬八千零三十六人，產生議員二百二十九人，斯洛伐克選民一百九十萬七千八百五十一人，產生議員七十一人，選民總數較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屆大選多四十二萬二千人。

捷共繼續壯大
黨員超過二百萬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法新社引捷共眞理報材料：捷克共產黨在繼續壯大中，截至五月九日止，已擁有黨員二百零四萬八千人。今年元旦時，則只有黨員一百三十萬人。

蘇聯和以色列
建立外交關係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莫斯科訊：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於二十五日覆函以色列外長席托克，對席氏二十四日函中要求建立外交關係一節，表示同意，兩國即將在莫斯科與特拉維夫設立同級外交使節。

記強渡淮河時的劉伯承將軍

——某旅政委的談片——

盧耀武

當去年秋天劉鄧大軍南渡淮河，千里躍進，深入蔣匪心臟作戰的時候，大別山的老百姓傳說了許多神話：有的說，五黃六月下着棉花坨坨那樣大的雪，解放軍是踏着冰通過淮河的；有的說是每人披了一個葫蘆浮過來的；又有的說是起了一陣大黃風，把劉伯承將軍的六十萬人馬滿山遍野一颳就颳到大別山來的。實際情形是怎樣呢？某某旅政委某某同志談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打到大別山去，建立新的根據地！」——當敵人發覺我軍這一偉大的戰略企圖時，就拼湊了十九個旅，死追我軍。在我軍突破了敵人的封鎖強渡汝河後，敵人就企圖在汝河與淮河之間來阻止我大軍前進。

八月二十六日晚，我軍到達淮河北岸某地渡口，這裏集結約有×個旅的人馬要過河。根據旅長和我的調查，河的水本來可以徒涉，但在渡河之前，淮河上游突然漲水，我軍所要賴以渡河的，只有靠敵人破壞和劫走後所剩下的十來隻小木船。司令部李達參謀長告訴我說，敵人的四十八師、七師、五十八師、十師、三師、六十五師、五十二師、騎一旅等十九個旅緊跟着我軍，八十五師的先頭部隊距我們只有三十多里，已經和我後衛部隊接觸了，我軍必須在今明兩天渡過淮河。因此，他叫我旅必須在夜十二點以前渡完。

我連忙跑去監督渡河，部隊擁擠在渡口，秩序不夠好，我費勁了一番，但要在十二點以前渡完是不可能的。我又去找李參謀長，他一直緊閉着嘴沉思，最後說：「那麼，一定要在下兩點渡完。」我又跑到渡口去，渡河的秩序已經大大改善，一分鐘都沒有浪費，算起來，勉強可以按時渡完。但是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每一船的來往時間要增加一倍以上，斷然所規定的時間是完全不夠分配的了。我焦慮的再去報告李參謀長，他無可奈何的把時間推到拂曉以前。其實這仍然是很困難的。我想，我旅只佔這個渡口渡河部隊的×分之一，如果我旅就佔去一個整夜還多的時間，那麼其餘的人怎麼辦呢？我沒有信心的走向碼頭去，指揮隊伍過河。一會，我又到旅指揮所去。

旅指揮所設在河北岸一間小屋子裏，劉鄧等首長們都在屋裏，大家很久不說一句話，都在[illegible]淮河不可。一直在沉思的劉司令員忽然問我：「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嗎？」「水很深，不能徒涉。」我肯定的回答。「到處都一樣深嗎？到處都不能徒涉嗎？」劉司令員又問，我說：「河上的老百姓都這樣說，淮河忽漲忽落，從來沒有人敢在水漲得正深的時候徒涉。」「你們實在親自偵察或試過沒有？」我說：「先鋒團和我們自己都偵察過試過。」劉司令員還是細心的反覆追問淮河各方面的情形，最後，半信半疑的問道：「你們是不是找老鄉調查了？有沒有多找幾個老鄉問一問？」劉司令員走到河岸上，[illegible]的望了望滔滔澎湃的淮河的濁浪，立即決定先把他的指揮人員渡過一部份去。

我回到渡口去佈置，不一會，劉司令員走來了，他拿了一根很長的竹竿，不知是誰給他找來這樣一根不合適的手杖。劉司令員登上船時，天快要黎明，月亮已經落下去了，迷茫中，我看見他的黑影子在船邊一上一下的活動着，我很奇怪他到底在作什麼。忽然，我聽見他在船上大聲喊我：「某某，能架橋呀！我試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太深呀！」並且用力的喊：「告訴李參謀長，叫他堅決架橋。」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劉司令員是在船邊親自用竹竿測量水的深度。我執行了他的命令，臨上船時，又接到一封信，上寫「河水不深，流速甚緩，速告李參謀長架橋。」我到了南岸，劉司令員正站在河邊看着我們渡河，見了我，劉司令員又叫我用他的名義寫信給李參謀長，要想盡一切辦法迅速架橋。他並且吩咐我，要在字的旁邊加上圈圈。我寫完信，讀給他聽了一遍，他說：「在那圈圈的外邊再畫上一層圈圈。」

信發出去了，他用嚴肅的口吻對我說：「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並且用那根竹竿在地上重重的點着，又重複了一句：「要害死人！」我靜靜的站在他的身影前，他那永遠慈祥和藹的面孔，一直沉在靜謐裏，他的話一字一句，像千斤重錘打在我的心上。在他臨走時，他又對我說：「某某同志，越是到緊要關頭，領導幹部越是要親自動手，實地偵查。」他用力的看着我，像要把這些話刻在我的腦子裏一樣。

不一會，我旅一個團政委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河水能夠徒涉，我趕緊把那個團政委請來，問明白，原來是一個馬夫掉了隊，上不去船，於是從河的上游徒涉過來，我高興的了不得，我想起了司令員那句「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的話一點也不錯，我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寫信報告劉司令員，我剛把信裝進信封，想不到又接到了劉司令員的來信，他說：他親自看見上游有人牽馬渡河，可以徒涉，叫我立即轉告李參謀長不要架橋了，叫部隊迅速徒涉。於是部隊很快的就開始徒涉了。我帶着無比輕鬆的心情走到劉司令員那裏，這時太陽已經露出地平線，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微笑着站在山頭上，俯視着淮河的濁流，看着他那無敵的常勝軍，千萬人馬，沿着用竹竿標誌着的路線，分成四路五路六路，浩浩蕩蕩的踏過淮河，戰勝了千里南征中最後的一個險關。

郭老太太送子參軍

李世堯

府谷三區沙濠村，郭老太太家有六口人，土地兩垧。大兒子從十三歲上就給人家受苦，日月過的很恓惶。今年給他家調劑了二十九垧土地，又分給一部口糧種籽。

老太太感激的說：「舊政權時，咱窮人沒土地不能翻身，這下新政權給咱分到土地和口糧、種籽，咱就應該回答新政權對咱的關心。」

四月二十三日孤山集上，郭老太太就引着他的大兒子郭信珍，到區政府報名參了軍。政府並給了他家小米一斗，幫助她家解決生產中的困難。

老太太又說：「政府對咱眞好，這樣關心咱的困難。」

郭信珍也說：「媽媽引我來參軍是最光榮的事。」

臨汾人民的苦難與歡樂

胡海

我們從新絳起身，途經汾城、古城、襄陵，到臨汾大道兩旁，荒地很多，所過的村莊，許多房子空着，門窗沒了，主人走了，你如問：「爲什麼走了？」回答都是一樣：「閻匪要的太多，人們出不起來了！」還有名的米糧川，如今很多人都把肚子餓起了。這就是閻匪錫山暴政下人民生活的情景。

解放後的臨汾農村人民，一見了我們即向我們控訴閻匪的罪行。王曲村中農董永通說：「糧食一打下來，閻匪就逼着你送，你送完了，還不行，還要向你要，他來了見門就進，只要你窯洞裏有[illegible]，他就饒不了你！炕上有個被子也要拿走，有一雙鞋也要拿走；能拿走的都要拿走，你連個氣也不敢吭。」

貧民王廷桂娶女人時，家裏還有二畝園子地，一間房子，半圪塔場面，種了十二畝地，夫妻倆口水旱還不動，苦受了一輩子，閻匪民國卅三年因爲交不了閻錫山的「公糧」，把二畝地賣了，心想沒地了「公糧」就不要了，廟上卻說：「你家沒水地了，還有旱地哩！」原來他哥哥死時留下十畝旱地，滿地石頭子，不當長的旱，人尚可，就是不長莊稼。賣吧，沒有人要，種吧，打下不夠租糧。地打下七石棒子，廟上限他三天要交齊四大石，上地主也來要，那頭都不敢不給。交了公糧和租子，王廷桂又落了個兩手空。這還閻匪休不了，閻匪又來要糧，家裏搜不出來，把女人抓到廟上去，「你交糧不交？」閻匪爪牙問她。「我沒有糧食！」女人回答。「你還這麼硬呵！」於是就拿路牌粗的棍子在身上打，打了右邊打左邊，打了上頭打下頭，王廷桂的女人全身都打爛了，她在黑房裏坐了三天三夜，頭髮落光了。敵人又來打她，她說：「你不要打我，我還有個女子，一間房子，半圪塔場，賣了給你們！」回去齊賣了，女子賣了，房子也賣了，於是她就再沒有一點東西吃，叫李長諾的姥姥去討吃。[illegible]有一畝多水地，一家五六口人八九畝，[illegible]全被拿光了，[illegible]商家也被[illegible]。聽說解放軍快來了，去年偷偷的種了幾畝地，讓廟上知道了，仍是了不得，「你能種地，就不能給糧？」他憤慨的說：「你們吃些，也叫老百姓吃些，把老百姓餓死完了，誰養活你們呀？」

我們的太澗行政村長，張殿家十五上下了煤窯，到三十五上即三十二年，閻匪實行「兵農合一」「編組分地」，他要「分」了三十畝地，不給，由不了他自己，不得不從，[illegible]沒牲口和人家變工種，「公糧」下來打了七石，[illegible]盤了走了人家的石子、吃了人家四大石，一回[illegible]大石，都拿布袋到場裏就裝了，才扁了一場，我再撿着要不能：「我再沒有米也不能把他給你們！」跟着來看苦潤、一滴汗，辛辛苦苦勞動了幾個月得來的糧食；看着吃到嘴邊的東西叫人家全部拾走了，心痛的，沒有留下，他能捨走，要氣死了。他母親就是如此生了氣餓，又加上沒吃的，這一氣死了。「一提起來真是刀子剜心哩！」他說，「要不是解放軍來，我也活不出來，你想該下人家八九石糧食，你拿什麼給呢？我出來是我自願要求出來，我決心要幹下去！」

在閻匪統治區內，村子不是這樣，老百姓說：「閻匪是一座油房，那個錫山是這油房的掌櫃的（意思是閻匪任意在老百姓身上榨油，老百姓被榨乾了，他們還是不甘心）。」王曲和太澗兩個村莊荒了七百餘畝土地，有四五十家逃走了。老百姓說：「你們要遲來一個月，我們就全搬走了。村裏就沒人了。」

在那黑暗的日子裏，人們把眼淚嚥進了肚裏。現在好了，臨汾解放了，老百姓揚眉吐氣的日子也到了。閻匪和他的一羣爪牙，被解放軍殲滅了，老百姓把我軍稱做「救命隊」，見了我們就像久別重逢的恩人，親切的談敘各種問題，尤其是閻[illegible]匪在這裏的攤徵發款。一條澇河流過洪、臨三縣，全長百餘里的「通利渠」，已有十幾年不上水，可是閻錫山卻每年向老百姓徵收水地的錢款。解放之後，民主政府立刻領導老百姓開了挖渠，將有十萬人民要受其惠。我們到了這裏，因是生產時期，就幫助老百姓恢復生產，開荒地，人們說：「你們一來就給老百姓[illegible]好事。」

董來存、董二根改了嗜好勤勞動

農民通訊員　陳卯元　陳玉良

代縣四區陳家堡行政村董家寨自然村董來存，是個買賣人出身，在舊政權時代因爲吸大烟回了家，把一個家產都賣的光光盡盡的，後又把老婆娃娃也賣的吸了大烟，在這時候就是要飯過活也不死心，從民國二十八九年日寇進來後，他把烟癮更吸大了。前年解放後，我政府人員多少次的說服教育，他還不想退，去年七月我縣府銀元同志到陳家堡立下戒烟所，他也受了一期教育，也沒有把大烟戒了。在今年土地改革時，村裏給他分了一切果實，又按一個半人，分給四畝半地，分地時，群衆提出要他保證不抽大烟，不荒地，如果荒，把地收回。這時候，他看見自己荒廢了五十幾年，把一家人家踢打光盡，弄得不像個人，可是村裏群衆把自己當人看待，給分果實分地，再吸大烟，不學好，就對不起咱毛主席，對不起村裏人。他就思謀退洋烟。他聽見喝了炸彈藥能治病，就把洋烟傢具打爛，花了三萬元，買了四付炸彈藥吃了，兩天昏迷不醒，不吃不喝，四天不能動彈。自那以後，再沒抽過，向親戚借了糧，還把地都種上了，又給醫坊打短工，除吃了穀種賺半升米。現在退了洋烟，已有兩月，給吃還得可好看哩！村裏人都說：「董來存可學好啦！」

還有個烟民董二根，去年搬大槍，給他分過果實，因爲他抽大烟，他老婆帶上娃娃，和他另開了，說：「你把大烟退了，我再和你光景。」今年村裏又給分了果實分了地，督促他戒大烟。他和董來存是一條炕上抽烟的朋友，他見董來存把烟退了，也自願改邪歸正，掉了洋烟傢具，自動的買了一付炸彈藥吃，把大烟退了，自己扭莊，把地也都種上了，他老婆見他眞心轉變了，又搬回去，一家重新團圓了。

附：介紹退洋烟的炸彈藥方：粉干草三錢、川花椒三錢、松羅茶三錢，洋花三錢。用清水煎好，空心服下，兩天半就退清。

工農習作